

# 新疆的老虎

中国能见到的老虎主要有东北虎、华南虎和孟加拉虎。光听这三者的名称就知道西北地区的概况和老虎是无缘的。的确，今天如果有人在西北发现野生老虎，必定会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干旱的西北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大型掠食者的老虎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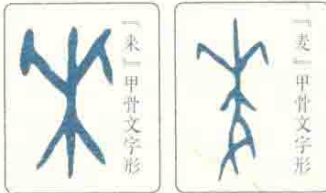
然而中国最西北的新疆却曾经有过老虎。新疆虎属于里海虎，新疆虽然干旱，但是高山地区降水量要比低地多许多，冰雪融化的雪水仍然可以营造适合虎生存的环境。不过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最后一头新疆虎于1916年被猎杀，整个里海虎种群也在上个世纪中叶灭绝。

# 东亚的外来户 麦

整个上古时期麦在华夏大地仍然处于缓慢扩张的过程，它的爆发式扩张还得等待农业技术提高和食品加工方法的改变。对上古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作物当属「黍」和「稷」。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在上古随便栽一个路人，问他知不知道「黍」和「稷」，路人会有很大概率茫然不解。作为上古时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两种作物，「黍」和「稷」在当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认知度并不高。当然，如果改问知不知道「糜子」「黄米」，或者「小米」「谷子」，听说的人大概就能多些了。显然，在今天的中国话里面，这两种作物一般只能享受到「某米」的待遇，而且在形形色色的「米」中，他们也难以争得「大米」的地位，这项殊荣已经牢牢被「稻」把持。

作为谷物总称，「米」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写法是一条横线，上下各三个点，形似一根横着放的穗。这也是汉语中一个继承自古老的汉语语祖先的词。



「米」甲骨文字形  
「麦」甲骨文字形

# 煎饼果子

「果子」是什么？

# 中国人的七大姑和八大姨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全世界的语言中「妈妈」都是 *mother*，因为这是人类婴儿最初能发出的声音。当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发出 *ma* 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亲激动地把这个声音当作婴儿呼唤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传，全世界的人类语言就把 *ma* 当成「妈妈」的称呼了。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话中的「妈妈」自不必多说，英语虽然书面上写 *mother*，但口语也是 *mother*。

可惜的是，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灵验。凡是看过清宫剧的人都会对皇太后称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玛」，这是一个经典的编剧普遍现象的条例。在清代的满文书面记载中，对父亲的称呼是 *ama*，也就是「汗阿玛」。如果写汉文的话则是「皇父」或者「皇考」。

「皇阿玛」说好听没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的 *ama*。在这里指的是父亲，显然 *ma* 就不可能指妈妈了。在满文中，妈有 *ma*、*ma*、*ma* 等说法，第一个最常见，也就是清宫剧中常见的「额娘」。今天在东北一些早就不说满语的满族家庭里，还把爸爸和妈妈称作「玛」和「纳」——和传说中全世界都把妈叫 *ma* 可不一样。

# 称呼亲戚背后的逻辑

汉语的亲属词汇分类相当细致，一个亲属该怎么叫要根据这个亲属和自己的辈分关系，是父系还是母系，乃至这位亲属自己或者某位其他亲属的年龄关系。即便如此，汉语亲属关系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父系男性要比母系或者女性亲属分得细一些。譬如父亲的兄弟要根据比父亲大还是小分别称作「叔」「伯」，但是如果是父亲的姐妹则统一称「姑」，而母亲的兄弟则统一称「舅」。而且辈分上，「姑」

# 可汗墓碑上的生肖

8世纪东突厥汗国有一位可汗称「毗伽可汗」。716年，毗伽可汗的叔叔吐蕃可汗（即赤松德赞）派兵讨伐可汗，战事激烈，吐蕃可汗身死。吐蕃可汗生四出征，是武则天时期北狄大首领。唐蕃战争，吐蕃并为一能斩杀吐蕃可汗者，设巨赏而未果。未想吐蕃可汗居然在征战拔野古部落胜利班师回朝时遇害身亡。吐蕃可汗之子拓西可汗继位后，毗伽可汗的弟弟阙特勤起兵杀之，于719年尊哥哥为可汗。

毗伽可汗在次年打败唐朝征讨大军后遵循老臣噶欲谷建议，与唐朝修好，并认唐玄宗为父。噶欲谷和阙特勤都先于毗伽可汗去世，他们去世后，都立有石碑纪念。毗伽可汗则于721年被权臣梅录啜毒杀。梅录啜来说颇为可惜的是，他用来毒杀毗伽可汗的毒药可成质量不好，毒发速度过慢，毗伽可汗在去世前成功杀了梅录啜。

噶欲谷和阙特勤在毗伽可汗去世后立的石碑合称「突厥三大碑」，后者由唐玄宗派唐工匠协助雕刻。铭文有汉文和突厥文两个版本，其中阙特勤碑的汉文版更是由唐玄宗亲自书写。

并不意外的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汉文和突厥文内容并不相同，称为「阴阳碑文」也并不为过。汉文碑文强调了唐朝和突厥汗国的友好以及玄宗与毗伽可汗的父子关系，并外交辞令地表达了双方对深孚厚爱和唐朝方面对巨星陨落的痛惜。突厥文铭文则自诩突厥人，而面的唐朝和北面的乌古斯都是最大的敌人，需要提高警惕。

# 云南为什么被称为「犍陀罗」？

天竺列国时代，犍陀罗是古天竺十六雄国中最北的两国之一（另一个是剑浮沙），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部。由于地处南亚西北，历史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兼之佛教尤其昌盛，诞生过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对中国美术，尤其是雕塑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把东南亚和云南视作整体，大理在地理位置上恰好位于西北端的高地上，居高临下。南诏、大理笃信佛教，因此就征用了十六雄国之一的犍陀罗以为己用，又因为「犍陀罗」的梵语 *गन्धार* (Gandhara) 和「香」的梵语 *गन्धा* (Gandha) 看

郑子宁 著

以语言为考古工具

# 中国话

重现国人的文化史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话 / 郑子宁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21.01

ISBN 978-7-5108-9574-6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汉语—通俗读物 IV.  
①H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9428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话

---

作 者	郑子宁 著
责任编辑	周 昕
装帧设计	墨白空间·肖 雅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194毫米 32开
印 张	9.25
字 数	177千字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9574-6
定 价	48.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序一

# 语言中的历史

史家陈寅恪有一句被广为称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在此之前，主持绘制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瑞士语言学家吉耶隆（Jules Gilliéron）也说过：“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或许这是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有所耳闻，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其间也可见不同侧重：中国在传统上在意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西方着眼的却是语言学上的“词”；历史学者想由此演绎出文化史，而语言学家留心的则是每一个词自身的词形、内涵的演变。

这样的分异，在跨界交流的时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词汇语词含义的演变，其实是着意于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种进路则是历史语言学的思路：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对，找出文化交流的隐蔽线索，带给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尤其是对那些无文字社会或文献所缺失难解的历史，语言可以是另一种考古工具，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工具。

高中时我第一次读到周振鹤、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顿感大开眼界：我们的语言中竟然隐藏着这么

多历史线索！后来读到李锦芳著的《侗台语言与文化》、郑张尚芳著的《胭脂与焉支》，更进一步看到语言学方法对了解历史不仅大有可为，甚至不可或缺。现在，郑子宁的这本《中国话》再次让我涌起同样的感受。

当然，确切地说，语言学并不只是加深历史认识的工具，像《汉语的祖先》所着眼的毕竟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比较论证语言之间同源性或亲缘度；但就本书而言，倒不如说是“以语言学作为方法的文化史研究”，是只有借助语言学才能讲述的故事。

本书对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深入浅出又饶有意味，但这并不只是“趣味历史”而已。与格里姆定律（“凡规则皆有例外”）不同的是，在此不时可见的是新语法学派的定律：“凡例外皆有规律”。因为语言中异于规律的现象不仅可以提醒我们对结构重新认识，也可以补齐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环”，有时是被遗忘的历史。

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我想，印欧历史语言研究那么发达，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史料匮乏，所以语言成为重要线索，中国则正因为文献丰富、文字发达，结果反过来阻碍了这一领域“本应有”的发展。

不过，语言中隐藏的文化交流，不只是那些可比的语词里有线索，还可以问：为什么有些语言现象在汉语中缺失或丢失了？汉语缺乏敬语（“您”是输入的）、某些概念也是原本所无（如“魔”字是中古新造）。大体而言，汉语似有几

种不同对策：采纳（引入外来词）、驯化（用旧名词称呼新事物），以及忽视。作为一种外来词很少的语言，汉语在交流中不仅有选择，而且既有兼容也有排异，最终才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系统。

在对外交流中，这样的“异变”同样有待解释：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现在西语中的“纸”大多源自埃及的“纸莎草”一词；面条也是由中国外传的，但英语 noodle、法语 nouille 都是很晚近才借自德语 Nudel，语源不明。为什么它们不像“茶”“馒头”这样成为被广泛借用的语词，是在哪一环缺失了，这或许更考验我们对文化交流现象的理解，也更难回答。它不必有答案，但我们需要有疑问。

维舟

2020年5月19日

## 序二

人群是语言的载体，语言是人群的标识，人群历史与语言历史间呈现出极其紧密的关系。

人群对语言历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诸多语言演变模型都是基于人群状况而发展出来的。比如谱系树模型对于逐草而居的印欧游牧民族、逐岛迁移的南岛民族的语言分化，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桥本万太郎根据东亚的人群历史，区分了游牧民型和农耕民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群分布样态，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语言演变模型“语言地理类型学”对汉语学界影响巨大；而迪克森（R. M. W. Dixon）通过考察澳洲土著人群的语言状况，在其著名的《语言兴衰论》（*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一书中，综合谱系分化、语言接触、区域聚变诸因素，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聚变-裂变”演化模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语言对于探究人群历史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著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在《观察历史的三个窗口》一文中，就把语言学与考古学、遗传学并列，作为考察人群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2019年，我国复旦大学金立教授团队（Zhang, M., Yan, S., Pan, W.-Y., Jin, L.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7: 112-116.) 与法国沙加尔教授团队 (Sagart, L., Jacques, G., Lai, Yunfan, Ryderc, R., Thouzeauc, V., Greenhill, S, J., List, J-M. Dated language phylogenies shed light on the ancestry of Sino-Tibetan. *PNAS* 116 ( 21 ) : 10317-10322.) 分别在《自然》和《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文, 利用语言材料探究了藏缅语系族群的历史, 在依据语言考察人群历史方面取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话》, 正是探究中国人这个人群与中国境内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一本佳作。子宁兄虽非科班出生, 但对语言学保有极其浓厚的兴趣, 他勤勉好学, 博闻强识, 在语言学科普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继《东言西语》之后, 又推出这一大作。本书内容广博、材料翔实, 伴随着优美的文笔徐徐展开, 读来有“山阴道上行, 使人应接不暇”之感。相信读者诸君读了本书之后, 一定会对中国人与中国话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我与子宁兄相识于网络, 因志趣相投, 关系日笃, 常有惺惺相惜之感。祝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语言学领域能佳作迭出!

是为序。

盛益民

2020年6月9日改定于尚景园

# 目 录

## 最初的华夏农民

稻农的出现\_\_ 3

从东非到太平洋——种稻者的扩张\_\_ 6

环绕青藏高原的稻谷\_\_ 9

回到华南\_\_ 11

籼米和粳米\_\_ 13

籼米之路——从东南亚到中国\_\_ 16

东亚的外来户——麦\_\_ 22

青藏高原边缘的稷农\_\_ 26

稷为何物? \_\_ 29

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太平洋上的稷\_\_ 32

## 十二生肖与中国数字

中原的天干地支\_\_ 41

印度东北的十二地支\_\_ 44

中国数字的输出\_\_ 48

2 和 7 的神秘联系\_\_ 51

中国话里的其他进制\_\_ 55

“万”之谜\_\_ 58

回到干支\_\_ 66

可汗墓碑上的生肖\_\_ 70

十二生肖抓小偷\_\_ 73

东南亚的生肖\_\_ 75

## 中国人的伴侣动物

- 中国最重要的牲畜\_\_ 85
- 汉语的“猪”从何而来? \_\_ 90
- 彘之路\_\_ 96
- “鸡”的南方起源\_\_ 101
- 雒鸣湘西\_\_ 105
- 东亚共通的“鹅”\_\_ 110

## 老虎与野马

- 楚国的老虎\_\_ 121
- 新疆虎湖\_\_ 124
- 东进之马\_\_ 128
- 西方来客\_\_ 132
- 数学天才莱布尼茨的语言学研究\_\_ 135

## 中国的大熔炉

- 传承千年的神剑? \_\_ 143
- 不氧化的金\_\_ 146
- 银铜和钱\_\_ 155
- 冶炼技术的诞生\_\_ 158
- 从冶铁学生到炼铁老师\_\_ 162

## 中国人的七大姑和八大姨

- 自远古传来的“爸妈”\_\_ 176
- “爷”是祖父还是父亲? \_\_ 178
- “爹”从何方来? \_\_ 187
- 称呼亲戚背后的逻辑\_\_ 188
- “女郎”为娘\_\_ 191

永不变的“舅舅”\_ 195  
论资排辈的重要性\_ 199

### 中国人用过的头衔

中国之外的“伯”\_ 206  
“后”——最早的尊贵头衔\_ 211  
“汗”与“可汗”\_ 216  
贬值的“单于”\_ 222

### 文艺和不文艺的中国地名

熊在苍山跳\_ 230  
离不开“勐”的壮侗人\_ 233  
山东的壮语地名\_ 237  
中国城市在外语中的称呼\_ 242  
敦煌、敦煌与吐鲁番\_ 248  
妙香国和郁金地\_ 251  
中国的江河\_ 255

### 甜蜜茶点

舶来的甜蜜\_ 269  
饮杯 chay/te\_ 271  
“茶”之源\_ 275  
饮茶吃果\_ 277

### 附录

本书标音说明\_ 283  
推荐书目\_ 284

## 最初的华夏农民

---

稻农的出现

从东非到太平洋——种稻者的扩张

环绕青藏高原的稻谷

回到华南

籼米和粳米

籼米之路——从东南亚到中国

东亚的外来户——麦

青藏高原边缘的稷农

稷为何物？

喜马拉雅山麓和太平洋上的稷



每到春夏季节，在中国南方，冬天干燥的田地为数天之内就会被水灌满，紧接着，农民开始把秧苗插进田里。在几个月后，这些绿色的秧苗将会结出沉甸甸的稻穗。经过一系列加工后，最终会变成千万家庭餐桌上的主食——米。

类似的场景已经年复一年地在亚洲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上演了几千年。稻是亚欧大陆东部地区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中国，从云南元阳的哈尼梯田，到东北三江平原的黑土地，大量耕地都用来种植稻，从消费量统计，以稻为主食的中国人数量最多。与之相应，稻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中国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食用稻米的方式，米饭、米线、年糕、饵丝、粿条、酒酿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类。

这一切都始于 9000 多年前。第四纪冰期结束不久，海平面升高，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得更加温暖湿润。当时的长江两岸还是一片充满着湖泊、沼泽、池塘的湿地，大象、犀牛等大型动物在茂密的植被中穿行……

## 稻农的出现

在湿地生长的诸多植物中，有一种不起眼的草。过去的

几百万年间，这种小草在每年气候回暖时都会抽出狭长翠绿的叶片。在几个月后，一根细长的穗长了出来，随后，上面结的一串种子逐渐膨大，长出细长的芒刺。种子成熟后，就从穗上脱落，掉在地上，开始新一轮的循环。随着气候趋向暖湿，这种小小的野草也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默默向北扩展自己的领地。

这种在沼泽湿地中生长的野草就是野生稻。如果我们比较野生稻的穗和当代水稻的穗，就会发现，除了长有芒刺外，野生稻的米粒较为细小狭长，颜色偏红，颖壳较厚实。这些特征令野生稻有一定的保护自身的能力，防止动物食用，确保能够繁衍后代。然而，这些防御机制在人类面前可说是不堪一击。

大约 9000 多年前，长江边的某个先民突发奇想，发现这种细长的果实似乎是可以吃的。无从得知他是如何想到尝试吃下这种硬邦邦的小果子的，也许是连续多日捕猎失败；或者罕见的天灾让树上的果子消失不见，令他饥肠辘辘；亦或许他只是个好奇心很强、喜欢尝试新鲜玩意儿的勇士。总之，他发现了稻是可以吃的，能够填饱肚子，并且将这个信息分享给了他的家人。随后，当他们发现野生稻不够吃时，就决定在沼泽边缘开辟一块土地，专门用来种植这种作物。

这可能是亚洲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刻。栽培稻的出现，让东亚逐步进入了农业社会。同样大小的土地能养活的人口大大增加，也让一些人从日复一日为了填饱肚子的游猎

生活中解脱，才有了后来的文明。

现存最早的栽培稻遗迹位于今天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大约 9400 年。在之后的几千年时间里，珠江流域、东南亚、中国北方、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都相继出现了稻作农业。上古时期野生稻的分布相当广泛，但是从现有的遗传学证据看，野生稻驯化过程中几项关键的突变，如导致稻种脱粒性的 *sh4* 基因的突变在亚洲栽培稻中只发生过一次。这些关键的突变让栽培稻的果实自动脱粒的情况变少，方便人类收割，可说对稻作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现今的栽培水稻，不管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次大陆的，都有着共同的祖先，而它们现在的不同之处，一方面是长期培育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又与野生稻进行杂交改良了性状。就如今天在中国，野生水稻仍然生长在中国南方，北及江西东乡，南到海南三亚，西至云南盈江，东达台湾的广大区域。中国农学家仍然在到处寻觅野生水稻，期望能够利用野生水稻的基因继续改良现有稻种。

这次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驯化可以说是中国先民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当今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中，唯独稻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物。种植水稻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整个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劳动，使用各式各样的工具。伴随稻种传播的则是一整套农业工具和技术的散播，以及和稻作农业息息相关的一整套话语。

## 从东非到太平洋——种稻者的扩张

我们暂时把目光从稻的故乡中国移开，投向南方数千公里外的印尼群岛。

和中国南方一样，稻是东南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印尼也不例外。赤道附近的炎热气候与太平洋温暖的洋流带来的充沛雨水使得印尼诸岛丛林密布、草木葳蕤，从高空俯视就如散落在蔚蓝大洋中大小不等的祖母绿。这样的气候条件正适合稻子生长，而在爪哇、巴厘等岛屿，众多火山不定时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更是让岛上的土壤极其肥沃，而不似其他热带地区常见的贫瘠淋溶土。极其适宜的自然条件让爪哇岛部分地区可以常年种植水稻。为了能在山地种植水稻而开发的梯田现在则是巴厘岛的重要景观，每年都吸引无数游客。优越环境下生长的水稻让面积仅仅 13 万多平方公里、比河南还小的爪哇岛可以支撑近 1.5 亿人生存。

在印尼语中，“米”称为 beras。更准确地说，beras 指“已经脱壳的米”。由于水稻在印尼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印尼语对米的区分相当细致，除了 beras 外，“尚未脱壳的米”称作 padi——这也就是英语中“水田”称作 paddy field 的来源。而“已经烹饪的米饭”则称作 nasi，著名的“印尼炒饭”就叫 nasi goreng。

如果计算下一粒米的生命周期，收割后到脱壳前的 padi 阶段以及烹调之后被送入口中前的 nasi 阶段，时间都较